



大卫·科波菲尔

[英国]狄更斯 著 李兆霖 译

DAVID

COPPERFIELD

译林出版社



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英)狄更斯(Dickens,C.)著;宋兆霖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6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David Copperfield
ISBN 7-80657-574-X

I.大... II.①狄... ②宋... III.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396 号

书 名	大卫·科波菲尔
作 者	[英国]狄更斯
译 者	宋兆霖
责任编辑	周丽华
原文出版	Penguin, 199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4.125
插 页	9
字 数	805 千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74-X/I·502
定 价	(精装本上下册)47.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作 者 序.....	1
第 一 章 来到人间.....	1
第 二 章 初识世事	16
第 三 章 生活有了变化	34
第 四 章 蒙羞受辱	54
第 五 章 遣送离家	77
第 六 章 相识增多.....	100
第 七 章 第一学期.....	109
第 八 章 我的假期.....	131
第 九 章 难忘的生日.....	150
第 十 章 遭受遗弃.....	164
第 十 一 章 独自谋生.....	188
第 十 二 章 决计出逃.....	207
第 十 三 章 决心的结局.....	219
第 十 四 章 姨婆为我作主.....	243
第 十 五 章 重新开始.....	262
第 十 六 章 我又成了新生.....	274
第 十 七 章 故友重现.....	301
第 十 八 章 一次回顾.....	323
第 十 九 章 见见世面.....	332

第二十章	斯蒂福思家·····	352
第二十一章	小艾米莉·····	363
第二十二章	旧景新人·····	387
第二十三章	选定职业·····	417
第二十四章	初涉放荡生活·····	434
第二十五章	吉神和凶神·····	444
第二十六章	坠人情网·····	468
第二十七章	汤米·特雷德尔·····	487
第二十八章	米考伯先生的挑战·····	499
第二十九章	重访斯蒂福思家·····	523
第三十章	一个损失·····	533
第三十一章	一个更大的损失·····	544
第三十二章	走上漫漫路·····	556
第三十三章	无忧无虑·····	579
第三十四章	姨婆使我大吃一惊·····	598
第三十五章	沮丧·····	610
第三十六章	满腔热情·····	635
第三十七章	一杯冷水·····	655
第三十八章	散伙·····	665
第三十九章	威克菲尔和希普·····	685
第四十章	浪迹天涯的人·····	708
第四十一章	朵拉的两位姑妈·····	719
第四十二章	搬弄是非·····	739
第四十三章	再度回顾·····	762
第四十四章	我们的家务·····	773
第四十五章	姨婆的预言应验·····	792
第四十六章	消息·····	812
第四十七章	玛莎·····	828

第四十八章	持家·····	842
第四十九章	坠入迷雾·····	856
第五十章	梦想成真·····	870
第五十一章	踏上更长的旅程·····	883
第五十二章	我参加了大爆发·····	904
第五十三章	再一次回顾·····	933
第五十四章	米考伯先生的事务·····	941
第五十五章	暴风雨·····	959
第五十六章	新创和旧伤·····	973
第五十七章	移居海外的人们·····	982
第五十八章	出国·····	996
第五十九章	归来 ·····	1004
第六十章	爱格妮斯 ·····	1024
第六十一章	两个悔罪者 ·····	1035
第六十二章	我的指路明灯 ·····	1051
第六十三章	一位来客 ·····	1062
第六十四章	最后的回顾 ·····	1073

第三十章

一个损失

晚上，我抵达亚茅斯，住进了一家小旅店。我知道，即使那位一切活人在他面前都得让位的来客眼下还没光临佩格蒂家，她家的那间空房——我的房间——大概不久就要有人住了，因此我才住进了小旅店，在那儿吃了饭，订下了床位。

我离开旅店时，已经十点钟了。许多商店都已关上门，镇上显得冷冷清清。我来到欧默-乔兰商店时，发现百叶窗已经关上，不过店门还开着。由于我在门外就看到了店里面欧默先生的身影，他正在小客厅的门边抽烟，于是便进去问候他。

“哟，哎呀呀！”欧默先生说，“你好吗？请坐，请坐。——我希望，抽烟不要紧吧？”

“不要紧，”我说，“我喜欢闻烟味儿——别人烟斗里冒出的烟味儿。”

“哦！自己烟斗里的味儿不喜欢，呃？”欧默先生笑着回答说，“这样很好，先生。对年轻人来说，抽烟是个坏习惯。请坐吧。我是为了治哮喘才抽烟的。”

欧默先生为我腾出地方，放上一把椅子。这时他重又气喘吁吁地坐了下来，含着烟斗扑哧扑哧直吸烟，好像烟斗里有他少不了的必需品，缺了它，他就会一命呜呼似的。

“听到巴基斯先生的坏消息，我感到很难过。”我说。

欧默先生不动声色地看着我，摇摇头。

“你知道他今天晚上怎么样吗？”我问道。

“我正要问你这句话呢，先生，”欧默先生说，“只是不便问罢了。这是干我们这行的人碍口的地方。有人生病时，我们不能打听他怎么样了。”

竟有这么一个难处，我倒没有想到，尽管在进店铺时，我也害怕再听到往日那种敲击声。不过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明白过来了，于是我就说，他说得也是。

“好，好，你明白啦，”欧默先生点着头说，“我们不敢问那个。要是说‘欧默跟乔兰向你问好，你今儿早上好吗？’——或者是今儿下午——这得看当时的情况，我的天，这一来会让大多数人吓坏，再也不能复原了。”

欧默先生跟我互相点了点头。接着欧默又靠着烟斗的帮助，才透过气来。

“正是这一点，使得干我们这行的人，本想要关心一下别人都不成了。”欧默先生说，“就拿我来说吧。我认识巴基斯先生不止一年，已经整整四十年啦，每次打我门口走过时，我都跟他点头打招呼。可是现在我却不能跑去问‘他好吗？’”

我觉得，这真让欧默先生够难受的，所以我就这样对他说了。

“我希望，我并不比别人更自私自利。”欧默先生说，“你瞧我！说不定什么时候，我的气一下就断了。我自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大会自私自利的。我说，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气说断就断（像一架风箱被割破似的），而且还是个做了外公的人，他是不大会自私自利的。”

“决不会的。”我说。

“我这也不是说怨我干的这一行，”欧默先生说，“我没有那个意思。不论哪个行当，都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我希望的是，大伙的意志都能坚强一些。”

欧默先生的脸上露出谦恭、和蔼的神色，他默默地抽了几口

烟,然后继续他原先的话题说:

“这么一来,我们要想知道巴基斯的情况,就只好靠艾米莉了。她知道我们的真心是什么,她把我们看成像一群小羊羔似的,不会让她惊慌,也不会使她起疑心。明妮和乔兰刚去那儿,其实是去问问艾米莉(她下班后就去那儿,给她姨婆帮点忙),巴基斯先生今儿晚上的情形怎么样。要是你愿意在这儿等他们回来,那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一切详细情况的。你要不要来点什么?来杯掺水的果汁酒怎么样?我自己抽烟时就伴着喝掺水果汁酒的,”欧默先生端起自己的酒杯说,“因为据说这东西能滋润软化呼吸通道,我这讨厌的呼吸就是靠它起作用的啊。不过,我的天,”欧默先生声音沙哑地说,“其实,并不是这条通道出毛病的啊!我女儿明妮说了,‘只要给我足够的气,我定能找到通道的,我亲爱的。’”

他真的没有多余的气可喘了,看到他笑起来,真让人担心。等到他又能让我跟他说话时,我感谢他盛情请我喝酒,可是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吃晚饭时已经喝过酒了。承他好意邀我留下等他女儿女婿回来,我遵从他的意见,决定在那儿等着,并问他艾米莉怎么样。

“哎,先生,”欧默先生从嘴里拿开烟斗,摸摸下巴说,“我跟你说实话吧,她要是结了婚就好了,我就高兴了。”

“这是为什么?”我问道。

“哦,她这阵子有些心神不定,”欧默先生说,“这并不是说,她没以前漂亮,因为她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敢对你担保,她比以前更漂亮了。这并不是说,她干活不如以前卖力了。她以前抵得上随便哪六个人,现在她仍抵得上随便哪六个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她没有了劲头。”欧默摸了摸下巴,吸了几口烟,说,“我可以笼统地用下面这句话来表示:‘使劲拉呀,用力拉呀,一齐拉呀,伙计们,嗨嗨!’我对你说吧,艾米莉眼下缺少的——笼统说——就是这股劲头。”

欧默先生的脸色和态度表达得如此明显，因此我真心诚意地点了头，表示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我这么快就明白他的意思，好像使他很高兴，他便继续说道：

“嗯，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她心不定，你知道。我们闲着时谈了不少，我跟她舅舅，跟她未婚夫都谈了。我认为，主要还是心不定。你一定还记得，”欧默先生微微地摇着头说，“艾米莉是个特别重感情的小东西。俗语虽说，‘猪耳朵做不出绸荷包’。哦，我可不那么想。我倒觉得或许能做出来，要是你从小就动手做起的话。她已把那条旧船当成家了。先生，连青石和大理石都比不上啊。”

“我相信，她是那么回事！”我说。

“瞧她这个小美人老离不开她舅舅，”欧默先生说，“瞧她每天总缠着舅舅，越缠越紧，愈来愈亲，瞧她那副光景。不过，你知道，看这光景，内心准在进行一场斗争。干吗毫无必要地让它拖这么久呢？”

我专注地听这位好心眼的老人说着，他的话我全心全意地赞同。

“因而，我曾给他们说过，”欧默先生用一种轻松、自在的语气说，“我说，‘你们别把艾米莉的学徒时间看死了，要学多久完全可以由你们来定。她干的活比原先想的好多了，她学艺的速度，也比原先想的快多了。欧默-乔兰的铺子，可以把她没满的学徒期限一笔勾销。你们要她满师，她就可以满师。以后她要是愿意做什么小小的安排，在家替我们干点随便什么零星活儿，都行。要是不愿干，也行。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会吃亏的。’因为——这你还看不出来，”说着，欧默先生用烟斗碰了碰我，“像我这样一个连气都喘不过来，又是个做了外公的人，还会跟她那么个蓝眼睛的小花朵儿斤斤计较吗？”

“绝对不会，这我敢担保。”我说。

“绝对不会！你说得对！”欧默先生说，“我说，先生，她的表

哥——就是她要嫁的那个表哥——你认识的吧？”

“嗯，我认识，”我回答说，“我跟他很熟。”

“你当然很熟，”欧默先生说，“行，先生！她的表哥好像干得不错，手头也宽裕。他为此事向我道了谢，很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我得说，他的举止态度一直让我敬重）；跟着他就去租了一座小房子，那房子舒适得会让你我看了还想看。这会儿那房子全都陈设好了，既整洁，又完备，像个玩具娃娃的客厅似的。要不是巴基斯这可怜的家伙的病日益沉重，他们早就是夫妻了——我敢说，这会儿早就是了。由于这，婚期延迟了。”

“那么艾米莉呢，欧默先生？”我问道，“她定心一点了吗？”

“哦，这个么，你知道，”他又摸着自己的双下巴答道，“自然就难说了。今后的变化和分离这类事，我们可以说，在她是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两者同时存在。巴基斯要是死了，那他们的事就不会拖得太久，可他有可能就这么拖着。反正，事情很难说，你知道。”

“我知道。”我说。

“结果是，”欧默先生接着说，“艾米莉还是有一点提不起精神，有一点心神不定。也许，总的说来，她比以前更差劲了。她好像一天比一天更爱她舅舅，一天比一天更不愿离开我们。我对她说一句关心的话，她就眼泪汪汪。要是你看到她跟我女儿明妮的小女孩在一起的样子，那你准保一辈子也忘不了。哎哟哟！”欧默先生想了想说，“她对那小女孩那个爱法呀！”

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趁着欧默先生的女儿女婿还没有回来把我们的谈话打断，我问他知不知道玛莎的情况。

“唉！”他摇摇头，神色沮丧地回答说，“不好啊。是个让人伤心的故事，先生，不管你是怎么看的。我从来都认为那女孩有什么罪过。我不想在我女儿明妮面前提这事——因为她马上就会阻拦我——不过我从来不曾提过。我们俩谁也没有提过。”

欧默先生比我先听到他女儿的脚步声，就用烟斗轻轻戳了我一下，一只眼睛还眨了眨，作为警告。明妮和她丈夫随即便进来了。

他们的消息是：巴基斯先生的病情“重得不能再重了”。他已完全不省人事，齐利普先生刚才离开之前在厨房里叹息说，哪怕把内科医生学会、外科医生学会和药剂师公会的会员全都请来，也治不好他了。齐利普先生说，前两个学会的医生已经无能为力，而药剂师公会的人，只能把他毒死。

我听到这消息，又知道佩格蒂先生也在那儿，就决定立即去一趟。我向欧默先生、乔兰先生和乔兰太太道过晚安，就心情沉重地朝佩格蒂家走去，这种心情使得巴基斯先生成了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人物了。

我轻轻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是佩格蒂先生。他见到我时，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吃惊。后来佩格蒂下楼来时，我看她也是这样，而且以后一直如此。因此我想，在期待着那桩可怕的变故到来之时，其他的所有变故和意外都算不了什么了。

我跟佩格蒂先生握过手，然后一起走进厨房，他轻轻关上门。小艾米莉正坐在火炉边，两只手捂着脸，汉姆站在她的身旁。

我们都低声说着话，还不时停下来倾听楼上房间里有什么动静。上次来时，我还不曾想到，可是这会儿我才感到，厨房里缺了巴基斯先生，多不习惯啊！

“你真是太好了，大卫少爷！”佩格蒂先生说。

“真的是太好了！”汉姆说。

“艾米莉，我亲爱的，”佩格蒂先生大声说，“瞧呀！大卫少爷来啦！呃，打起精神来，宝贝！你跟大卫少爷都不说句话吗？”

她全身都在颤抖，我直到现在都还能看到。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是冰冷的，我直到现在都还能感觉到。那手惟一有生气的迹象是从我的手中抽回。接着她就悄悄从椅子上站起，溜到她舅

舅的身边，俯伏在他的胸口，依旧一声不吭，全身颤抖着。

“这孩子心眼好，”佩格蒂先生用他粗糙的大手抚摸着她那浓密的头发，说，“所以经不住这样的伤心事。大卫少爷，年轻人从没经受过这种痛苦，都会畏怯害怕，像我的这只小鸟儿一样——这是很自然的。”

她往舅舅的怀里依偎得更紧了，但是既没有抬头，也不说一句话。

“不早了，我亲爱的，”佩格蒂先生说，“汉姆来了，他是来接你回家的。呃！跟这另一个好心肠的人一块儿去吧！你说什么，艾米莉？呃，什么，我的宝贝？”

她的声音我没听见，不过佩格蒂先生低下头，好像在听她说什么，然后说：

“让你跟舅舅一块儿留在这儿？怎么，你真想这样？跟舅舅一块儿留在这儿，我的宝贝？马上要做你丈夫的人是特意来接你回家的呀！看到这个小东西靠在像我这样一个风吹雨打的粗人怀里，谁也不会想到的，”佩格蒂先生非常得意地看着我们两个说，“可是海里的盐也没有她心里对舅舅的爱多啊——一个傻透了的小艾米莉！”

“艾米莉这样做是对的，大卫少爷！”汉姆说，“瞧！既然艾米莉想这样，而且她又这么惊慌、害怕，那就让她待到明天早上好了。我也待在这儿吧！”

“不行，不行，”佩格蒂先生说，“像你这样一个成了家的人——跟成了家差不多——是不应该一天不干活的。也不应该让你既守夜，又干活。那样不行。你回家睡觉去吧。你不用担心没人照顾好艾米莉，这我知道的。”

汉姆听从了这一劝告，拿起帽子走了。就在他吻她时——我每次见他接近她时，总觉得他天生有一种绅士风度——她好像对她舅舅依偎得更紧了，甚至想躲开她自己选的丈夫。他走后，我跟

着就把门关上,免得搅了屋内的这片肃静。我关门回来时,发现佩格蒂先生还在跟她说着什么。

“好了,这会儿我得上楼去了,告诉你姨婆,大卫少爷来了,让她听了好得到一点安慰,”他说道,“你先在火炉旁坐一会儿,我亲爱的,把你那双冰凉的手烤烤暖。你用不着这么害怕,这么惊慌。什么?你要跟我一起去?——好吧!那就跟我一起去吧!——走!要是她这个舅舅让人赶出家门,只好趴在一条沟里,大卫少爷,”佩格蒂先生说,那份得意劲,不亚于刚才那会儿,“我相信,她也会跟他一起去的啊!不过,眼看就要有另一个人了——眼看就要有另一个人了,艾米莉!”

后来,我上楼去,在我的小房间门口经过时,只见房里漆黑一团,当时我有个模糊的印象,好像艾米莉正在里面,在地板上趴着。不过,到底真的是她,还是房内杂乱的黑影,现在我就说不清了。

我坐在厨房的炉子跟前,我有那么一会儿空闲,想到漂亮的小艾米莉对死的恐惧——再加上欧默先生对我说的那番话,我认为,这就是她眼下失常的原因——在佩格蒂还没下楼前,我独自坐在那儿,数着那台时钟的嘀嗒声,更加感到周围严肃的寂静时,我甚至还想到,对她的这种弱点,应该给予更多的宽容。佩格蒂一下来,就把我紧紧搂在怀里,一再为我祝福,还一再对我感谢,感谢我在她悲痛时给予她这么大安慰(这是她说的)。接着她请我上楼,一面呜咽着说,巴基斯先生一向喜欢我,称赞我,在他陷入昏迷以前还常常提到我。她相信,要是他能再清醒过来,看到我一定会很高兴的,如果世界上还有什么能使他高兴起来的话。

当我看到他时,就觉得他再要清醒过来的可能,看来是微乎其微了。他躺在那儿,姿势显得很不舒服,头和两只肩膀全都伸在床外,半个身子趴在那只让他吃了那么多苦头、惹了那么多麻烦的箱子上。我听说,打从他无力下床开关箱子,也不能用我以前见过的那根探杖保证箱子的安全后,他就要人把那只箱子放在他床边的

一张椅子上,从此他白天黑夜就一直抱着它。现在他的一只胳膊就搁在箱子上。时光和人世,正从他身边悄悄溜走,可箱子还在那儿。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用的是解释的口气),“全是旧衣服!”

“巴基斯,我亲爱的!”佩格蒂朝他俯下身子,几乎高高兴兴地说,她的哥哥和我则站在床脚那头,“我的宝贝孩子来了——我的宝贝孩子大卫少爷来了!是他把我们俩撮合在一起的,巴基斯!你知道,是你叫他带口信的呀!你要跟大卫少爷说说话吗?”

他跟那箱子一样,一声不吭,毫无知觉,他的形象只能从箱子上得到惟一的体现。

“他就要跟着潮水一道去了。”佩格蒂先生用手掩着嘴对我说。

我的眼睛模糊起来,佩格蒂先生的眼睛也模糊了。不过我仍低声重复道,“跟着潮水一道去了?”

“海边的人,”佩格蒂先生说,“不到潮水快要退尽时,是死不了的。不到潮水涨满时,是生不出的——潮未涨满,是不能顺顺当当地生下来的。他这会儿正跟着潮水一道退去。三点半钟开始退潮,半个钟头后潮水退平。要是他还能活到下次涨潮,那他就能挺过潮水涨满,然后在再次退潮时,跟着潮水一道去。”

我们都待在那儿,守着他,过了很久——好几个小时。当时,我待在他跟前,对他这样一个陷入昏迷的人,有什么神秘的影响,我不敢妄加评论。可是,当他最后开始微弱无力地说起话来时,他确实嘟嘟囔囔地说着赶车送我去学校的事。

“他开始醒过来了。”佩格蒂说。

佩格蒂先生碰了碰我,怀着异常的敬畏悄声说,“他很快就要跟潮水一道去了。”

“巴基斯,我亲爱的!”佩格蒂说。

“克·佩·巴基斯,”他声音微弱地叫道,“天底下没有比你更好的女人了!”

“你瞧!大卫少爷来了!”佩格蒂说,因为这时他睁开了眼睛。



我正要问他是不是还认得我，这时只见他竭力想伸出手来，面露欢快的笑容，清清楚楚地对我说：

“巴基斯愿意！”

这时，潮水快要退尽，他跟着潮水一道去了。